

编者按

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?中秋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,承载着血脉亲情和家国情怀。天上一轮满月勾起的情绪是多样的:比如思乡,比如团圆、比如爱情……即使现在我们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和家人在月圆之夜围桌团坐赏月,同分一块月饼,也还会在中秋之夜抬头看一看天上的满月,打开满满的思念或回忆。本报本期特推出专题,带你看一看那些与中秋有关的人和事……

月饼的由来

■钟芳

“八月十五月正圆,中秋月饼香又甜。”不知不觉间,又是一年中秋时,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月饼的香甜味。中秋是一家团圆的快乐日子。入夜,皓月当空,清辉泻地,当此良辰佳节,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吃着月饼,望着月亮,喝着桂花酒,谈天说地,尽享天伦之乐。

月饼又称胡饼、宫饼、小饼、团圆饼。和端午节吃粽子、元宵节吃汤圆一样,吃月饼是中秋节的一项重要习俗,不仅寄托着中国人的美好情感,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吃月饼的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周朝,它是先民们祭月拜月时的一种礼仪糕点,与自然崇拜有着颇深的关联,经世代沿传便形成了中秋吃月饼的习俗。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,引进芝麻、胡桃,为月饼的制作增添了辅料,这时便出现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,名曰“胡饼”。

进入唐代,月饼的名称开始在

民间逐渐流传开来。据史料记载,有一年中秋节,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御花园赏月饮酒。当杨贵妃抬起头凝视天空中的满月,开始品尝胡饼时,突然感到“胡饼”这个名字不雅,她说就叫它月饼吧。玄宗皇帝当即下旨:以后,一律将“胡饼”改称为“月饼”。《洛中记闻》记载,唐僖宗在中秋节吃月饼,味道极美,便命御膳房用红绫包裹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。

由于圆圆的月饼香甜可口,是吉祥和谐的美好象征,宋代以来,很受人们喜爱,月饼有“荷叶”“金花”“芙蓉”等雅称,其制作方法也愈发精致。苏东坡有诗赞云: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饴。”当时皇家中秋节喜欢吃一种“宫饼”,民间俗称为“小饼”“月团”,酥是油酥,饴就是糖,其味道甜酥香美可想而知。

月饼一词和中秋关联在一起的记载出现在明朝,田汝成《西湖游览

志余》中曰:“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,民间以月饼相遇,则团圆之意。”刘侗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:“八月十五日祭月,其饼必圆,分瓜必牙错,瓣刻如莲花。”沈榜《宛署杂记》记载:“每到中秋,民间多自制面饼互相赠送,大小不等,呼为月饼。市肆至以果为馅,巧名异状,有一饼之数百钱者。”当时心灵手巧的饼师,翻新出奇,把嫦娥奔月的优美传说作为食品艺术图案印在月饼上,做出各种花样,使月饼成为更受青睐的中秋佳节必备品。彭蕴章在《幽州土风吟》中就这样写道:“月宫符,画成玉兔窠台居;月宫饼,制就银蟾紫府药。一双蟾兔满人间,悔煞嫦娥窃药年。奔入广寒归不得,空劳玉杵驻丹颜。”

清代时,中秋吃月饼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,且制作工艺越来越高,品种也不断增加。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介绍道:“酥皮月饼,以松仁、核桃仁、瓜子仁和冰糖、猪油作馅,食

之不觉甜而香松柔腻,迥异寻常。”制作月饼不仅讲究味道,而且在饼面上设计了各种各样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。袁景澜有《咏月饼》诗云:“形殊寒具制,名从食单核。巧出饼师心,貌得婵娟月。入厨光夺霜,蒸釜气流液。揉搓细面尘,点缀胭脂迹。戚里相馈遗,节物无容忽。”寥寥数语形象地描写出古代中秋佳节老百姓在家制作月饼的情形。清人沈兆提的《吉林纪事诗》则将当时人们赠月饼、吃月饼的风俗记录在诗中:“中秋鲜果列晶盘,饼样圆分桂魄寒。聚食合家门不出,要同明月作团乐。”

随着时代的演变,如今月饼的品种和花样越来越丰富,制作工艺更新、外形更美观、风味也更多。近些年来,每当中秋,各种保健月饼、无糖月饼纷纷登场,口口清香,满足味蕾,深受人们欢迎。中秋吃月饼,吃的不仅仅是一种味道,更是一种情怀,也是一种传承。

院子里静悄悄的,一丝沁人心脾的凉意,夹着桂花的淡淡花香,悠悠地飘溢。我们这帮孩子伸长脖子,屏气凝神地等待月亮娘娘的降临。奶奶说了,中秋的月亮娘娘要精心地梳妆打扮,用最漂亮的面孔下凡来吃月饼。

院子的中央,奶奶放了一张案桌,蹑手蹑脚地端上了月饼、菱角、香梨、莲藕、柿子等供品。我们看着果盘中的供果,馋涎欲滴,希望斋月亮的仪式早点结束,能早点一饱口福。香炉、烛台也摆好了,奶奶点上一对蜡烛,请了一炷香,面向东方,向天空拜了几拜,喃喃自语,然后插进了香炉。我们知道,奶奶是在清月亮娘娘下凡。

院子里开始弥漫一股淡雅的熏香味。烛台上蜡烛的火苗,不停地在飞舞跳动,散发出黯淡的光芒。袅袅的熏香烟雾中,奶奶的神情严肃而又虔诚,笼罩了几分朦胧而又神秘的色彩。

我们瞪大眼睛,眺望天庭。此时,月亮娘娘已经梳妆完毕,穿过青纱般的薄云,羞答答地露出真容。月亮似崭新的玉盘,一尘不染,清光四溢,格外硕大,格外明亮。

如水的月光溜进了院子,淡淡的清辉,洒落了一地。奶奶招呼我们过去。我们按照奶奶的要求,跪倒在香炉前,依次虔诚地向月亮娘娘三叩头。奶奶在旁喃喃祈祷:“月亮娘娘保佑我家小孩,一年四季平平安安,读书学习聪明伶俐。”我们全家人,逐个叩首拜月,奶奶在一旁祝愿全家幸福美满、吉祥如意。

溶溶的月光下,我们盯着案桌,唯恐月亮娘娘把案桌上供奉的月饼、果品全部拿走,一点儿也不给我们留下。我们在心中默默祈祷,盼望斋月仪式早些结束。

终于盼到了礼成撤供。院子里热闹起来,嬉笑声不断,一扫刚才斋月的凝重气氛。我们全家人在院子里围桌而坐,边吃月饼果品,边听长辈讲民间传说,赏月亮,过中秋节。

奶奶招呼我们吃案桌上的菱角、香梨,据说吃了能让孩子变得聪明伶俐。斋月的供品被赋予了吉祥美好的寓意,吃起来是有讲究的,可以讨口彩吉利,月饼寓意“团圆美满”,菱角、香梨寓意“聪明伶俐”,柿子寓意“事事如意”,而藕则是“喜耦良缘”,寄予夫妻恩爱、家庭和睦之意。

月色深深,如银如水,如梦如幻。中秋夜讲的故事,自然也都与月亮有关。我们如醉如痴地沉浸在长辈讲的故事之中,不时地抬起头,眺望月亮,企图寻找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的身影。我们这帮孩子中,有人惊叫起来,说是看到了吴刚砍伐的桂花树、嫦娥居住的广寒宫了。我们揉着惺忪的眼睛,顺着那人的指向,极力地搜寻,月亮上,影绰朦胧,婆婆迷离,似真似幻。

“八月半,月儿圆,中秋月饼香又圆;八月半,斋月亮,月亮娘娘保平安……”奶奶教我们唱儿歌,稚嫩的声音,缥缈在如水般清澈透亮的月色中。

那时候的月饼,还算是比较稀罕的,受经济条件的限制,也就只能在中秋解一解嘴馋,品尝一下味道。奶奶把撒供下来的月饼,分成几块,放在盘中,让全家人慢慢品尝。咬上一口,那甜甜酥酥的感觉,真好。

我们依偎在奶奶身旁,眼睛微闭着,品味着那美妙的感觉,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那一夜,置身在如水般温柔的月光下,格外温馨甜蜜。

斋月

■许国华

难忘儿时中秋夜

■童如珍

小时候,我们老家中秋夜的主要活动是吃月饼、烧瓦窑与赏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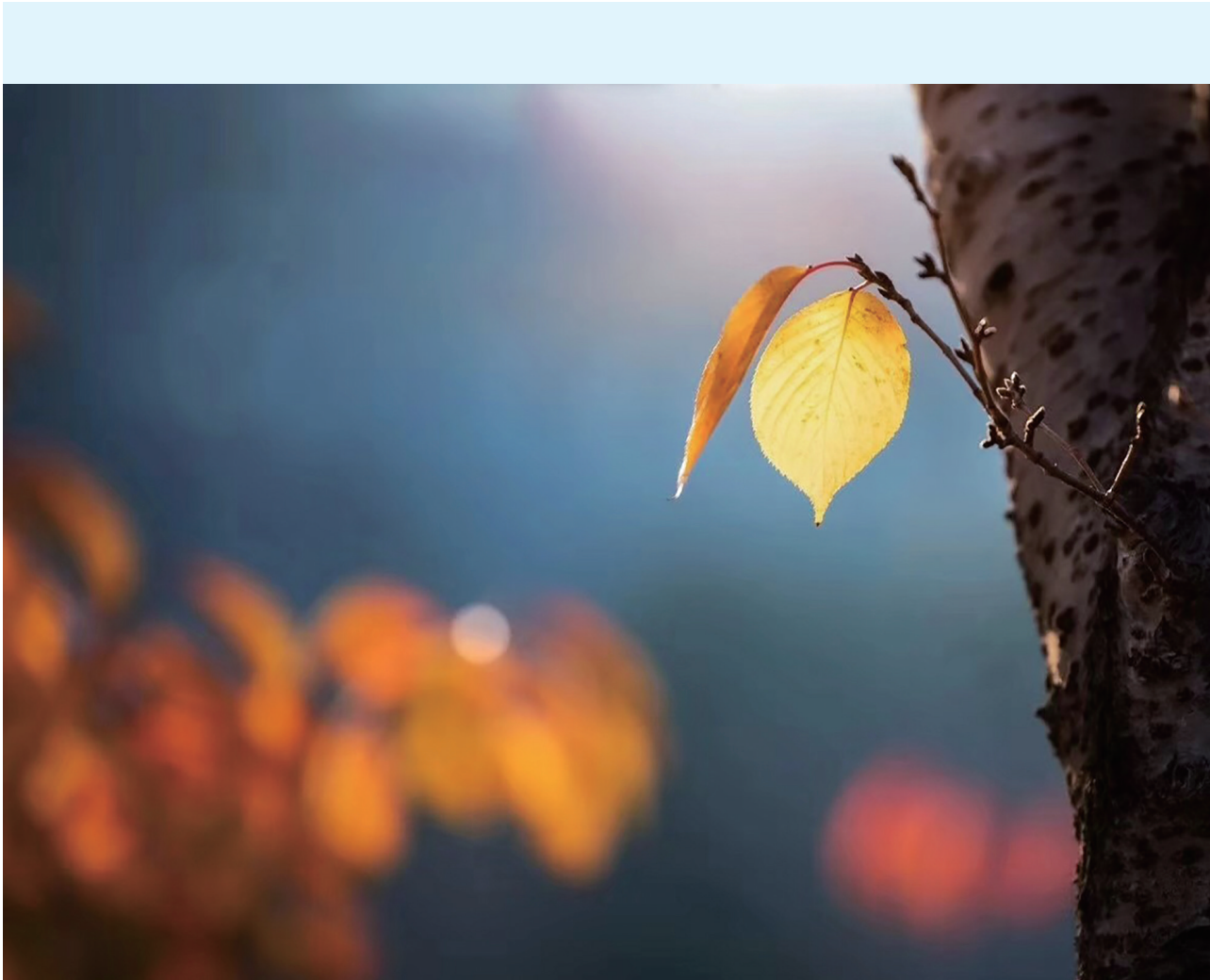
晚饭后,八仙桌上摆了月饼、柚子、花生等果品,一家人围桌而坐。女主人先端上一碗茶水,双手合掌,对着中堂的香几念念有词,大概是供奉祖先。之后,大家开始吃月饼,从前的月饼个头大,半斤一个,表面嵌着黑白芝麻,馅里有冰糖,嚼起来“嘎嘣、嘎嘣”响,从嘴里甜到心里。

吃月饼,是各家分散进行,烧瓦窑则是一项重要的集体活动。一个村会有几座大的瓦窑,是大人们利用工余时间搭建而成,烧窑也是大人们的事情。而小孩子们则对自己搭建的瓦窑更感兴趣。为首的分好工,大家各负其责,分头行动。有人从房前屋后拾捡废弃的土瓦,这种瓦片未过釉,火烧起来不易炸裂,容易烧红并持久。技术好点的负责砌窑,其他人贡献稻草或木柴,最好再找来几瓶煤油。

有些家里大人不让拿柴禾,孩子们便到生产队的柴垛里去偷拿。至夜间,小孩子们早早地齐聚到瓦窑边,犹如整装待发的士兵。为首的说烧窑开始,大家立刻忙活起来,添柴的,搅火的,泼煤油的,相互配合默契。不多时,瓦片烧得通红,整座瓦窑就像猩红的宝塔,熠熠发光。随着搅火棍在火堂里舞动,火焰从瓦缝中“呼呼”喷出,爆裂的火焰形成一簇簇火星向空中四溅,宛若散射的烟花,绚烂夺目。光亮映照着孩子们沾满灰烬的黑脸,窑火的“哔剥”声与孩子们的欢笑声,随风在夜空里久久飘荡……

赏月,对孩子们而言无关紧要。他们最关心的是今夜皎洁的月光,便于他们开展一项更重要的活动——摸秋。摸秋是中秋之夜孩子们的“专利”,实际上就是“偷摘田地里的果实”。凡是能吃的东西都可以,被人发现不准打骂,至多只能吆喝赶走。

那时的秋季,田地里能吃的瓜果并不多,主人们为防摸秋,往往会派人把守。可孩子们盼了一年的机会,哪能轻易放过。他们早有预案,事先踩好点。哪家的柚子是红瓢的,又酸又甜;哪家的甘蔗又粗又长;还有行进与撤离路线都打探停当,待月朗星稀时便开始行动。当遇到有人蹲守时,他们会运用调虎离山的计谋,将大人引开后再下手。对摸摘秋瓜,他们的方法简便而独特,一人在瓜地里就地打滚,碰到咯背的东西一定是瓜,顺手一拧瓜蒂,摘下就行。不过有一年失手而闹出一场笑话。那次,按老方法摘下一个又长又大的“烧瓜”,一摸有毛,大家以为是瓜还没成熟。虽有疑惑,却还是一人一口,将瓜吃了个精光,只是感觉有些酸涩,没有半点甜味。待第二天路过,发现那是一片冬瓜地,昨晚啃下的带毛的冬瓜皮还在,大家一传,嘲笑了半年。儿时的中秋之夜富有情趣,令人难以忘怀。



知秋

汤青 摄

月亮菜

■周芳

月亮菜很是皮实,耐旱耐盐,随地下种,便会发芽抽藤,一路风吹雨打,一路娉娉婷婷地施展着自己的曼妙身姿。夏始,随意转个身,在农家的墙根、院后、甚至枯树旁,都会与几棵结瓜挂果的藤蔓相遇。

外婆家的门前有棵粗壮的樟树,月亮菜的种子就点在那棵树下,年年傍树而生。及至抽藤长叶,那一截黑黢黢的树干便披挂起片片绿意。风吹过,叶招摇,兀自一番风情。世间,总有一些人喜欢一厢情愿地编排事儿,比如拿“依附”这个不太明朗的词语来说道藤蔓。藤蔓才不管这些,比如说月亮菜,由着性子地伸出触须,碰到谁都是一腔真诚,真诚到完全托付自己的余生。

风一阵,雨一阵,藤条上的叶间又萌发了一些小动静——小小的花苞长出了,你追我赶地长出蝶状的小花——杆杆的颜色再一次丰富起来。

晨起,外婆喜欢坐在檐下,梳理一头花白稀疏的头发,再在脑后挽个小发髻。她目光柔和地望向樟树,风过时,她还会自言自语道:“树香,月亮菜的花也香呢。”

舅舅说,那棵樟树是外公在世时栽的,本打算成材后给外婆做些箱奁,弥补一个童养媳的愿望。后来,树成材了,外公却病故了,外婆不再提及伐树一事。或许,这棵樟树就是外公留给她的念想吧。

月亮菜的小花落了,转眼,一根细细的豆荚长出,沐风栉雨,豆荚的脸长开了,身子也丰润起来,如一弯新月挂在叶间。因品种不同,这一枚枚“新月”有青色、青白色和紫红色。有一年,外婆有意种下两种颜色的月亮菜,秋风越紧,一挂挂或青或紫的月亮菜越结得欢,香樟树很有些生动的意味。

豆荚中的豆子隐隐地有个雏形

时,外婆便喜滋滋地掐回来,或切丝清炒,或烫晒成干菜。干菜总有股独有的清香,冬天与肉同烧,便又是一道上好的佳肴。月亮菜吃不完时,一任它老下去,饱满的豆米搁点油盐直接煮着吃,粉糯软香,颇受孩子们喜爱。

外婆家缠在樟树上的月亮菜,我们一吃多年。每年从夏到暮秋,外婆总会托人带些到城里。还刚青嫩时,外婆会额外搁一些红辣椒,妈妈自是懂得,扁豆切丝,红椒切丝,翻炒爆炒,迅即,一盘红绿妖娆,鲜香可口的素炒扁豆丝上桌了,即便与鸡鸭同席,也掩不住它的出挑夺目。

妈妈说,外婆炒扁豆丝必配红椒,说是好看的菜,吃着更下饭。这或许正是外婆朴素理念里的文艺成份,就像她后来一直把扁豆称为“月亮菜”一样。